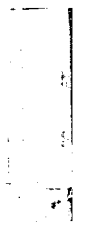


白狼擾夢記





3 2167 9874 8

白狼擾蓼記題叙

嗟乎參軍。遘亂愴惻。而賦燕城。開府哀時。蕭瑟而吟。枯樹大抵。時丁世梗。非親歷者。不詳運值。家屯乃言之。爲有味。等是驚弓之鳥。望月先嘯。幾如病葉之蟬。因風輟響。憫時局則萬方同概。極艱危於九死。一生意惻惻兮。銜哀魂搖搖而不定。此吾讀白狼擾蓼記而不能不爲呂君咎予既驚且慰也。從來狼子無不野心。自古覆巢未聞完卵。而況地鄰楚豫。正貪豺當道之衝。偏逢衛撤藩籬。予猛獸可乘之隙。家桃符而戶爆竹。剛屈迎年。唐黃巢而漢赤眉。無端入室。戈鋌猝及身命。俄頃呼聲與煙燄橫空。頸血隨雪花亂濺。誰非人子。卒罹肝腦塗地之傷。頃刻室廬盡遭玉石俱焚之劫。君則幸全一家於雪窖。屢危七尺於霜鋒。雖云灰燼之餘。難安幕燕。畢竟

城門之火未及池魚彼蒼蒼者實施再造之恩故冥冥中竟獲如天之福焉坐看飽則颺去無非東突西奔起視慘不忍言何止風號雨泣一軍盡化既盡沙猿鶴之無分四壁皆墟比封豕長蛇而尤毒故里已非樂土人間何處桃源兩戒山河寧辭涉險八草木儘有疑兵於是籌密宵行雲昏晝伏東遊奉母南渡携家黃浦羈蹤數載秋風之客白雲回首一場春夢之婆偶談天寶開元龜年尙在若問人民城郭丁令全非則是編也未嘗不可以當黃鵠之哀吟紅羊之實錄豈僅豆棚瓜架助野老之談資茗椀爐煙供文人之遣興而已哉歲在甲寅孟冬泉唐萼僊李修梅拜題

叙一

有真性情乃有真文字特非激於真境以發之則不克歷久而常新狼齶

中原蹂躪者溥矣。顧每得之傳聞而失其真像。以受害者苦於心。無能宣於筆。卽宣矣。而不文。則亦祇供野老之咨嗟。罕動騷人之憑弔。斯亦境遷輒忘耳。呂君咎予。余故人子。蓄學能文。近讀所撰白狼擾蓼記。情真性真。而文字真。非惟一身之痛。定思痛不敢忘。其痛且使後之讀者。千人萬人。接於目。觸於腦。而分其痛。是足貴已。余僑六安。與呂君望衡居。是役也。以先期避去。獲免。而祠宇廬舍。一炬蕩然。流離海濱。苟延殘息。每思泚筆紀之。愴慨間。竟不能就。今覽是編。由前觀之。則余之幸。而呂君之不幸也。由後觀之。則呂君之不幸。而幸也。是爲序。甲寅冬。淮南子翔甫何雲藻題。

叙二

甲寅冬。余薄遊白下。訪友攬勝。遊興未已。復之海上。與同邑呂咎予先生。

遇於報社。識荊風塵中。傾心抵掌。歡若平生。越日造謁。先生褒白狼擾。蓼記出示發書。知爲先生出入鋒鏑手錄之筆。不禁喟然歎。愀然悲。泫然涕下。曰。蓼人不幸。蓼人不幸。膺此荼毒。幾亡一免。狼匪何心。出此慘覈之行。焚掠刼奪。不留餘地。一似欃槍衡杓之氣。充塞鬱勃。噫。蓋亦尠矣。始余聞其說。不之信。繼耳來自蓼者。備述其詳。亦未必言果翔實也。今臆是記。不問其它。以先生虎口餘生。幾希一命。若廬舍器皿。古玩什物。又若累葉蒐藏。宋明槧書籍。悉被殃及。以蓼地不收。如寢關曝纊。不可須臾甯。弗獲已。奉高堂。携兒女子。流離遷徙。避亂春申浦上。始信前聞不誣。不謂若是之烈。夫狼匪本豫產耳。豫俗稱獷悍。狼匪招納亡命。聚嘯岡巒。荇間如虎負嵎。莫之敢撓。常此密菁深林。神出鬼沒。雖精嫻戎略者。思欲擣其巢。

穴。且。不。可。得。矧。蓼。毗。豫。狼。匪。具。覲。皖。心。順。流。而。下。蓼。成。天。然。尾。閭。首。當。其。衝。必。然。之。勢。當。狼。禍。方。張。疆。吏。以。亂。請。於。政。府。而。棘。門。霸。上。軍。若。兒。戲。不。能。指。日。盪。掃。寇。氛。故。蓼。人。受。此。莫。拒。之。浩。劫。豈。不。重。可。痛。哉。狼。匪。卽。賊。目。之。化。名。也。豺。狼。成。性。不。自。忖。度。思。圖。大。計。覲。然。自。號。白。狼。西。漢。末。銅。馬。青。犢。高。湖。上。江。鐵。脛。大。槍。五。旛。五。樓。等。賊。有。以。山。川。土。地。爲。名。有。以。軍。容。強。盛。爲。號。以。狼。爲。名。稱。蓋。卽。取。軍。容。強。盛。者。歟。卽。謂。爲。狼。之。幻。象。亦。無。不。可。昔。有。西。南。夷。亦。曰。白。狼。後。尙。慕。義。入。貢。沐。浴。中。國。之。化。胡。狼。匪。仰。屋。而。食。殺。人。盈。野。怙。惡。不。悛。至。於。此。極。必。待。天。奪。其。魄。以。速。其。亡。而。後。已。母。乃。有。數。存。乎。其。間。耶。竊。計。狼。匪。擾。蓼。之。慘。情。情。節。節。原。原。本。本。非。先。生。之。筆。不。能。記。之。先。生。固。蓼。地。寓。公。使。非。目。擊。身。受。從。患。境。中。得。來。雖。記。亦。不。能。若。

是之詳且盡是斯記也誠堪爲信史矣世之覽者幸勿藐爲稗官野乘也
可鄉愚弟王丹師房甫謹題

敘四

凡事非生當其時身處其境則語焉必不能詳言之必不能盡至所遇世
運之興衰人事之得失則時也爲之非人之所能主也時乎承平雖智者
不能作無謂之呻吟時乎患難雖賢者不能逃無窮浩劫時之爲義大矣
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自達者觀之無古今無中外一而已矣獨是身親
而目覩之者爲可悲耳咎予姪吾族俊才也久居六安癸丑白狼之亂滿
城烽火荼毒殆遍咎予百物蕩盡子身走出避居海上痛定思痛著白狼
擾蓼記以沈鬱頓挫之思寫顛沛流離之狀信筆直書自成結構識以鍊

而愈卓文以窮而後工其所述之詳盡所語之悲痛雖目爲信史可也記云乎哉穰秬祖翼敘

白狼授蓼記叙



題辭

帝座無星兆亂胎。白狼除夕又興災。傷時庾信家何在。失路王孫語自哀。
人處窮愁增著作。天令危險鍊奇才。回思五十年前事。我亦紅羊浩劫來。
惡耗驚傳地軸昏。烽煙滿目走無門。凶星屢遇雄心碎。愛日方長白髮存。
扶漢虛名誇草寇。避秦何處訪桃源。倉皇文字猶留福。合郡同沾報告恩。

丹徒左酉山拜題

玉石崑岡一炬收。橫飛毒燄徧城頭。饑攫人肉渴吮血。白晝慘殺天爲愁。
虎兇出押誰典守。賊來不拒棄城走。國有常刑卽伏誅。無辜父老殃先受。
殘破家山一夕中。四圍烽火逼宵紅。三軍已化蟲沙死。無數生靈搃脰胸。
孤城斗大何從避。求生矧有妻孥累。廢井頽垣暫掩藏。瘠膺鋒鏑無噍類。

呂生舉室瀕危境。一身生死爭俄頃。遭遇雖危卒獲安。安全寧謂非天幸。
雪涕重看舊室廬。先人堂構已爲墟。燼餘再檢無長物。劫後何堪復里居。
襆被出門諸草草。板輿奉母先登道。出入林深菁密中。風聲鶴唳驚慈抱。
天涯何處是桃源。莽莽中原不忍言。未必神山猶海上。姑迴北轍易南轅。
年來喘息驚魂定。備話滄桑期共聽。嘉定三屠等慘傷。揚州十日同蹊徑。
吁嗟乎。里乘蒼涼此一篇。重提從事杳如煙。猶聞野老江頭哭。回首枌榆
一惘然。

歲在甲寅大雪後一日六安榕卿聶宗義拜題

我亦滄桑歷變更。不堪回首話皋城。君家幸有生花筆。寫出當年瑣尾情。
等是瘡痍待展舒。奉親倉卒出州閩。劫餘猶具痾瘵抱。萬姓歡蒙乞賑書。

無爲孫瑞庭初稿

咎予先生著白狼擾蓼記一卷以蒼潔奇警之筆寫瑣尾流離之狀展覽一通驚心動魄重以羅含舊宅等委荒榛趙孝出奔竟殘瘦介根觸余懷哀咽莫已爰題一章以誌慨

烽火連雲熱餘生寄涸池一門邀幸福百苦寫流離世變竟如此憂危胡所之國殤悲劫後和淚一題詩

同邑汪騫甫草

容易年年又歲除居然安宴飲屠蘇竭來滬海巢梁燕追述臯城篝火狐人事本來多變幻世情何處不崎嶇亂餘好叙天倫樂此後遭逢盡坦途

乙卯除夕題咎予姪白狼擾蓼記卷端蓮石祖植識

悲狼禍 調寄滿江紅

臘鼓寥寥剛除夕歡騰家室堪喜是萱榮桂馥門庭清吉增福共將椒頌

獻報春競把桃符飾霎那間烽火燭天紅狼氛急屠戮慘驚魂魄彈雨
落轟雷霹看通衢華屋盡成灰礫老幼風餐兼露宿不禁血淚胸前滴嘆
一枝何處是安居能容膝

祝鶯遷

調寄涼州令

喬木高柯展嘒嘒鶯聲初嚶幽居新卜浦江濱兩三間屋地僻囂塵鮮任
他世局風雲變鎮日門常掩滿腔心事誰遣閒尋故紙堆中簡曉起親
柔翰江郎筆花璀璨書成孤憤念家山淒涼哽咽不盡滄桑感低回往昔
休嗟嘆且把愁懷散棋枰一局時鏖戰金樽斗酒清歌慢

姪孫美璫倚聲

白狼擾蓼記

旌德

呂咎子言撰述

皖北六安古蓼國地。介楚豫之交。山環水抱。形勢蟠結。而土地肥沃。物產豐阜。爲鄰邑冠。余家由旌德徙居六安。曆數世。余生於楚。弱歲育於外家。逮侍先人。相率隨宦四方。而吳而豫。而燕趙。而閩越。馬背船脣。歷蹟幾遍。少孤早客。橐筆馳驅。泊前清末造。中遭困阨。橫逆顛倒。罔所申訴。庚戌秋。從白山黑水間。僑寓金陵。不預聞世事。辛亥夏杪。逆知時變。紛乘盡室歸隱。幸蓼城有老屋數椽。遺書滿架。奉親課子。杜戶韜匿。匪特澹泊可甘。亦冲放自適也。不圖癸丑歲闌。白匪寇六安。百雉之內。悉變坵墟。比鄰之氓。半登鬼籙。故廬所有一例蕩然。

矧余於萬無一生中得生余家且於萬不得聚時得聚天歟人歟幻耶夢耶亂後竄跡淞濱骨肉團處痛定思痛始足以誌其痛適病疴新起偶追憶當日旣亂始末世離狀況拉雜筆之於書不日成帙劍南流落傷社老之無家溟澥蒼涼悵蕪城而作賦是斯記也亦卽昔人所謂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之遺意云耳能不悲哉能不悲哉

夏政癸丑十二月初旬舅氏壽縣孫北垣先生逝世余在六閩計於月之十八日叩喪壽春不數日忽傳豫匪白狼宣布通告有年底至六度歲之耗自辛亥改革以還四處人心浮動杯弓蛇影憑虛構辭時有所聞且內地交通不便外埠新聞紙類非一來復不得寓目偶有警電傳來官廳嚴

守秘密不爲宣布。是但知白匪遠在豫省。據險負固。未出巢穴。又屢聞北方軍隊正在協力兜剿。何能遽竄皖境。表姪孫覲侯。留余度歲。余亦以舅氏殯期。已諷定甲寅正月杪。擬卽小住。屆時當執紼助葬。藉盡渭陽永訣之情。嗣以余母函促歸理。年終瑣務。遂不敢留。乃於二十五日侵晨。撰書輓聯。懸舅氏靈廬。哭奠旣畢。假裝旋六矣。聯云。

不相見已十年。記春初重覲慈幃。老淚婆娑動憂家國。

奉手書方六日。忽歲晚驚傳噩耗。漫天風雪來哭州門。

六安距壽縣一百八十里。土人云。南州到北州。二百大出頭。言其里程較長也。今均改州爲縣。陸行剋期三日可到。水程自正陽關以上。入六安之淠河。淠流全係沙底。冬季水淺灘現。舟行迂緩。余乃僱肩輿由陸遄返。所

過村鎮。景况亦頗甯謐。二十七日午前。抵木廠鋪。距城四十里。爲六安北鄉一巨鎮。貿易繁盛。是日鄉農。全集爭購。卒歲之需。穀擊肩摩。甚稱喧鬧。有江甯人戴君雨林。余素識也。設藥肆於此。偶相遇。挽至肆中。留午餐焉。更乞余爲書春聯數事。磨墨伸紙。備極周旋。蓋戴君亦不聞有警耗也。午後一時許。由戴君處啓程。命輿前行。戴君送出村外。鄭重而別。余一人又行約半里許。遠見軍隊數十人。呵輿令止。道旁輿夫舉手招余。趨前問故。見各兵士。洶洶全無紀律。除身荷軍械。子彈外。又各負有雜色包裹。頗具重量。爭欲乘余輿去。余婉商曰。時已過午。今日急欲進城。勾當要務。諸君如乘余輿。令余徒行數十里。余足力素弗健。恐日暮尙不得達。奈何。一兵士曰。先生尙欲入城乎。余唯唯。又曰。先生不若折回爲妙。余曰。城內有

無變故諸君究由何處出發者兵士不答又一兵士曰先生明理人何糊塗乃爾而余則中心志忑不解所謂此兵士似識余者言訖乃向木廠舖一轟而去卒無一人強乘余輿最後一兵士突取輿內隨帶小皮包見僅貯銅元數枚旋擲於地余尙有行李一肩又噤令擔輿隨往忽前一兵士大呼曰不得擅攫他人財物而該兵士猶憤甚窺其腰纏纍纍步履蹣跚亦舍之竟去余悄謂輿夫曰頃所遇之軍隊行爲甚不正當然似非臨陣敗潰情形特不知由何處譁變剽掠而逃者最後尙不知有陸續到來者否脫再與遇蠻橫舉動尤甚於此則奈何輿夫曰我等將繞從小道西循河沿沙灘進行當無礙仍囑余乘輿越阡超陌不計路之高下委折舉趾疾奔又行不數里忽聞木廠舖鎗聲四起余知有變謂輿夫曰慎勿前行

亟覓村落暫避。再作計較。適道左一農家。逕往投。幸納焉。少頃。該農家子由木廠鋪歸。述軍隊多人在鎮。施鎗強敵各鋪戶云云。又久之。不聞鎗聲。知該軍隊業颺去。余又謂輿夫曰。似此兵戈擾攘。莫測端倪。焉能冒險前進。且歲闌晷短。瞬卽嚮暮。今日恐難到城。聞潘家圩距此不遠。不若逕往投宿。明早相機行事。該圩主潘姓名瀛。字雲洲。前清湖北宜昌總兵。辛亥改國時歸林者。且該圩有勇丁防衛。軍械充足。亦必分遣人役往返城鎮偵探。一切藉可詢悉。城內底蘊。比較鄉農人家。信息靈捷多矣。該農人曰。潘家圩固好。惜已越過。此去姚家圩近。其水圩亦頗穩固。余以姚姓素昧生平。未便往投。而輿夫聞之。則欲舍潘就姚。余亦中無所主。祇好任其所之。遂辭謝村農。向姚家圩方面進發。

時余已舍輿徒步挑夫前導輿夫亦不敢肩但挾輿趨起在後四蹙疚心一途莫識荒原寥寂無從問訊因又變計仍循官道且行且避甫陟一土坡遙見前距二里許人約百衆蠶擁而來其時日已西傾迴光返照鎗梢刺刀閃爍炫目輿夫挑夫一經瞥見均西向一松林遁去余一人徬徨道左茫無所之偶回顧見不數武茅屋一家乃折回向該處急馳及至其所雙扉嚴閉任扣往應時余窘甚飛奔至後圃幸短垣三尺僅可及肩余急聳身踰入匿於牆陰未幾聞步履雜沓聲人語喧譁聲馬蹄得得聲忽促而過約食頃寂然該茅舍內亦有男婦子女十餘輩均於階陬潛身屏息至是始出見余略致殷勤余向詢姚家圩尙有若干路程一老婦告余曰距此約二三里並爲余指點方向余遂出戶踉蹌就道而輿夫挑夫亦均

不知去向余亦不暇顧及矣。

踽踽涼涼。蹙蹙田塍。間。騫三人迎面來。逡巡莫避。諦審之。其一余所素識者。爲六安釐局局長高君美生。高君微服徒步。亦無行橐。余要遮而敏其繇。高君告以王壽亭營長（名傳祿壽縣人）出防未回。六安縣知事殷羲樵（名葆森合肥人。後爲安慶都督緝拿解省。以其聞警先逃。不先保衛城池。貽害地方。罪無可道。請示中央。得就地正法之命。鎗斃省垣。聞死狀甚慘。鎗穿腦際。頭部頓成兩截云。）突於昨夜逃走。縣署衛隊大肆搶掠。城內住戶避徙一空。至是始知前所逃亡之兵士。卽縣署衛隊。復詢高君。後路尙有逃兵否。高君曰。無矣。乃各分馳別去。余遽得此耗。私念余家母老子幼。婦孺孱弱。合城擾亂如此。自必驚惶失措。不卜避往何方。此時

恨不能著翅飛還一覘究竟正躑躅間輿夫挑夫已俟於前途高阜上眺望余也

輿夫指余曰由此歧路折而東向彌望雜樹成林詢係姚家圩抵此可勿虞矣及至投刺進謁主人肅余入詢悉姚君字籍隸壽縣叙與先德

有文字之雅亦葭莩親談及城內之變與高君美生所云略同余具述所遇乞避一宵詢距城尙二十里乃草家書一通命挑夫飛遞城內代探余家信息姚君約余外出閒眺察其圍垣高鞏四護圩濠寬可丈餘是冬他處塘堰均已乾涸而該濠內水勢滔滔興波作浪人家宛在中央土寇犯來固不足畏姚君並令圩丁各實軍火嚴密守禦當晚殺雞炊黍酒炙紛陳欸待優渥特爲掃除東偏書室談至夜分始各就寢通宵附近村莊施

放鎗聲遐邇。間答余系念家室莫測吉凶。久不成寐。時近四鼓。忽扃丁趨告。余僕由城來接。或慮彊暴不敢遽然啓戶。囑余往詢。余審其音。係余家姜僕。令納之。姜僕告余曰。王壽亭營長已於今日午後回城。秩序少安。余家均無恙。聞之差慰。

二十八日。未及陽光之出。余卽辭謝姚君。命輿入城。將抵六安北門外。遙見男婦老幼如錢塘潮汐。挾驚濤駭浪之勢奔湧而出。傳言白狼業由東門入城矣。人聲四沸。相顧錯愕。而余此時亦不敢驟進。暫息城外戚家孫君瑞庭處。着姜僕先入城探信。知係謠譌。乃入城。及抵家。余母正倚閭盼望。余妻及子女輩知已於本日清晨避往南鄉十里崗。姜佃家去矣。聞隨身並未攜帶一物。慮以財賈禍也。

余乃往各親友家問。知行政署及各機關悉解散。惟駐六王營長所部軍隊。仍住北門內廣颺書院。商會機關仍存在。於是由此兩方面探悉一切。先是十二月半後。卽有白狼寇六之說。六安駐守之軍隊。僅王營長傳祿所部一營。時六安四鄉屢有土匪騷擾。王部分撥各要鎮巡防城中兵力甚單。且王營長辦匪頗力。三番（卽青紅帮匪）宿恨至深。久有蠢動之勢。實利白狼之來報仇。行劫散布流言已非一日。至二十一日。省電光州失守。白匪趨向皖北。令駐六王營長往六安商城交界坊堵。二十三日。又省電王營長准豫督電。商城失守。固始危急。乞師援救等因。是日王營長邀集知事殷葆森及邑紳計議防守之策。電請省督先行電飭附近軍隊協助。王營長當卽調選所部分巡。勁旅駐紮固始東南九十里之葉家。

集二十四日。又接省電。飭王營長速派兵馳往金家寨。嚴加防堵。相機進剿。王營長以所部軍隊。僅此一營。四處調遣。實不敷分布。乃又電請省督。火速派兵。並商請鄰邑舒城、合肥、正陽、壽縣各軍長。速派兵協堵。二十五日。王營長親率所部出發。王部共五百人。分二百人至葉家集。留數十人守城。各分防百數十人。僅率八十餘人。至西山。距城百八十里。流波。撞地方。出其不意。突遇白匪前敵接戰。至六小時之久。卒以寡衆不敵。退挫距城四十里之蘇家埠。僅餘兵士七人而已。說者謂當時王營長若在距城百十里之麻埠。駐紮則白匪未必竟敢來犯。乃以省電有相機進剿之命。故王營長不得不奮身抵禦。致有此敗。二十六日。殷知事之偵探。但於中途。撫拾傳聞。未赴前敵。遂捏報王營長陣亡。該知事既不察真偽。亦不商

同邑紳速籌防禦之方法。竟於是夜潛逃。其衛隊中頗有匪徒分子。乃於殷知事逃走之次。早將獄犯悉釋。所有縣署公款什物。擄掠一空。旋復鳴鎗肆掠。城內外殷實舖戶。如秦豐裕、寶興、德和、鼎隆、信成、裕泰祥等號。及居民多家。城內無主秩序。大亂紛紛。驚避絡繹於途。當時地方紳商。暫招商民公團數十人巡城。一面電省告急。一面派人赴西山偵探。王營長在前敵聞警。力疾馳回城內。以冀維持秩序入城。時商民焚香燃燭。極表歡迎。王則頓足大哭。引爲己咎。後見城內兵餉俱絕。子彈亦被逃兵擄去。匪鋒壓境。杳無援兵。有他云之意。忽有人報告縣署。鄰近民房內見衛隊鎗匿巨欸。王乃督隊搜出龍元數千元。而省督又電傳堅守。以待之命。故不得不重整旗鼓。當晚鄉紳劉君文哲、史君家璜、陳君宗海率鄉團百名來。

城暫代巡邏一時人心差定此余未入城以前之情形也

二十九日午前七時。余隨本邑士紳。往來王營商會。扶同維持地方現狀。王營長謂余曰。此次失敗實緣所部兵力太單。如外援不來。孤城難守。刻惟有調集分巡各隊。勉酬衆志耳。正計議間。東路偵探回稱。合肥縣軍隊向六出發時。忽風傳六安業已失陷。全隊撤回。西路偵探。因蕪埠道梗。繞至諸佛菴霍山縣地方。回稱白匪後隊。盤據霍山縣。該縣向無城垣。居民悉數逃逸。山谷中旋接省電。委縣署稅務科長邑紳潘君衡甫。暫行代理縣知事。隨電催省督火速派兵來援。萬急而電局又報稱。電線中斷。正趕工修理。衆爲焦急。九時王營長接省督回電。已派馬幫統由壽來援。復接省電。迭派馬師長聯甲。由省督隊奔六。鮑鎮守使貴卿。由蕪率隊奔六。並

飭持電由舒迎路團長靖坤云云。十時馬幫統果領步隊一營抵城。駐紮東門內中學堂（卽前清院試考棚）少頃。路團長又率隊三十名到來。駐紮北門內萬壽宮。均稱大隊在後。明早可到。余與商會坐辦同鄉汪君步蟾。本邑紳士王君秉衡。李君伯言等。往謁馬幫統於王營。王營長聲稱匪勢浩大。抵禦頗難。非大兵齊集。四面包剿。鮮克有濟。前與接戰。知其猖獗。所率精銳。幾盡覆沒。得衝出重圍者。幸也。而馬幫統從容慰之曰。軍家勝敗。古之常理。日內後隊到齊。似此跳梁。不難撲滅。營長勿憂。諸君勿恐。旋謂所部步隊。星夜兼程。疲乏已極。擬今日駐城休息。明早出發。並諄囑宣布通衢。勿亂言惑衆。各安生業云云。此時城內外居民。知外援已到。省電派有大兵在後。有恃無恐。所有二十七日逃避城外附近者。歡欣鼓舞。

相繼歸來。且翌日卽屆除夕。歷來習慣。率於此日舉家飲宴歡慶。團圓有迎新餞舊之成例。而商舖亦於是日爲收結之期。陸續回城。余之眷屬亦於午後三時。由十里崗姜佃家歸來。戚友晤話。咸欣幸焉。

椒酒薦辛。桃符換舊。家家興高采烈。方欣轉危以爲安。下午七時。過東門郵局。與該局長盧輔臣君攀話。適霍山縣郵差到來。述悉白匪已抵距城七十里之青山。人馬衆多。該匪前敵。今夜不到。明早定臨城下。余聞此信。卽往王營探詢。聞偵探回稱。白匪已將至距城二十五里之戚家橋矣。余卽隨同邑紳等馳赴馬統領處報告。王營長並請命焉。而馬幫統答以閉城堅守。靜以待之。萬勿輕舉妄動。未亂先亂。以自取禍。其態度亦頗凝靜。王營長唯唯。時已城門齊閉。街談巷議。人言藉藉。余仍過商會。適有多人

聚議彼此究詰互相駭詫或謂匪氛逼近勢已岌岌而援兵未見到來恐遲至明日無濟矣現城閉已不得脫擬越城逃出者或謂時近三鼓無論白匪來與不來而連日附近會匪蟻聚日衆篋出而卽觸其鋒豈能無慮且各家室亦已回城值此夤夜暝黑何能扶老携幼挈眷奔竄城內幸有軍隊保衛不若留以觀變云云或謂偵探報告未必盡實願告奮勇請令開城親出偵察者或謂馬幫統既鎮定如常自是胸有成竹想早佈置一切防禦方法惟軍事秘密胡能當衆宣布各宜鎮攝心志或謂聞白狼見屋卽焚見人卽刃若去則家雖破而身可留不去則家既罄而身亦繼不若環請馬幫統但開北門將城內居民悉數放出聞該匪係由西南方面而來斷不致與之遇主張是說者居多或謂匪所忌者敵人來必先犯軍

隊所利者財貨。劫必先入富家。豈遽及於我輩乎。諸君勿颺颺過慮。爲各抒所見。曉曉不休。亦終不能決。

余乃倉皇歸家。臧獲輩得諸傳聞。聚語堂前。家屬正滋疑懼。計無所出。忽聞東門開放。有人逃出之說。余亟欲奉母出城。暫住城外。不里許之方。姓家徐覘動靜。竢質明。遠避。母曰。汝等宜率其子女。速出我老矣。復何懼。况此數椽屋。舉室俱去。將誰與守。堅不肯出。未幾。又有禁不許逃之命。始各作罷。至十一時。忽聞人聲嘈雜。西門外火起。光燭霄漢。濃烟如墨。各營下令。不得出救。更命各家門首懸掛門燈。亦不准行人往來街市。絮語諠譁。余此時逆料白狼前敵。必已抵城。特於城外放火爲號。惟事已至此。莫何如何。一小時。城外火已熄矣。余宅後小有園林。登土阜。可以眺遠。時余登

眺片刻。但見明星燦爛。闔境沉寂。既無火光。亦不聞更鼓。意興沮然入室。煮茗坐以待旦。

時計報罷二時。方朦朧間。驟爲鎗聲驚醒。啟戶視之。彈丸如雨。簌簌從上飛過。鏗然訇然響震屋瓦。亟呼家人速起。群相揣測。惶駭百出。不卜又城內兵變。耶抑白匪果衝入耶。擾攘之際。天已黎明。而鎗聲已發。見余門首矣。呼號追逼。語言龐雜。莫辨命僕人向門隙窺探情形。僕人告余曰。但見衝衢塞巷者。均各執有軍械。並未服有軍服裝束。奇袤麤亂。不一言未已。忽砰然一聲。一鉛丸由余大門穿入。落於廳室中。余適稍偏。不然中要害矣。

余駭急。向後急奔。甫及內室。陡見鄰垣踰入一人。身著黃綢短小夾衫。辮

髮盤繞項下。年約廿餘。舉鎗直撲余來。厲聲問余。此地有無狗子。余莫明其故。未卽答。旋恟嚇至再。余家豢黑犬二。適環膝過。余卽指以告之。曰。僅此兩頭。他無所有。渠亦不答。逕入後堂。余此時急揮家人避入偏室。知徒懼無益。是匪是兵。尙不能辨。不若虛與周旋。一探原委。乃延之入室。展詢邦族。審其語音。係河南土語。余當時頓生急智。以余幼時隨先大父。在豫有年。能效豫語。亟改方言。與之問答。窺其貌不甚凶厲。色尙靄。答余曰。劉姓。名寶鈞。河南汝州人。余復詢統帥何人。何時入城者。渠曰。昧爽入城。大帥卽白狼都督。是余至是始悉。白狼果攻入矣。艱危不安。然猶強顏鎮攝。渠轉慰余曰。勿惶恐。俺們此來。係專與狗子爲難者。一狼匪稱官軍爲狗子。取狼吃狗之意。但防流彈。速令汝全家匍匐土牆下。當無碍。余漫

應之向索食品。孔亟。值年終。具有宿歲之儲。命厨婦取出。渠就堂前大啖。更索棉衣禦寒。並云。俺不取他人財物。去時仍將原物還汝。余卽以洋緞大袍一襲予之。旋囑余曰。設我輩中再有人來。但告俺。劉某在此。彼卽不敢有不規則之行動。慎記勿忘。少頃。果又有兩人短裝荷鎗。踰垣而入。見渠在此。立談數語。乃開大門而出。（余意劉姓必係杆頭。匪中頭目。稱杆頭。）時東門鎗炮聲繼續不絕。其所呼嘯之聲。浪斯時觸接耳鼓。殆河南土音。老白狼。白狼爺。爺兩句云云。俄而火起。余東鄰爲霍山公所。全係茅屋。頃刻燬盡。延燒至余後進書室。余家臧獲輩均已逃竄。該劉某尙爲余趨至厨室。尋梯取水登屋灌救。當日東北風大作。火勢甚熾。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劉某大呼曰。無救矣。無救矣。速避。速避。渠卽匆匆出大門而去。嗣

後卽不見來矣。至今思之，尤感其人。余所遇之匪，此殆稍有道德者。老氏所謂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狂飈鼓蕩，烈焰飛騰，上結赤雲，障蔽旭日。霎時間，余書室三楹已焦土矣。余母及妻孥輩，均匿於東偏室隅，相顧愕眙，面無人色。呼出圖避，余妻女尙欲取携什物，不忍卽去，而余於倉猝之間，方寸已亂，束手莫策。見各屋隅濃煙密布，灼灼逼人，余曰：事急至此，生命尙不可保，胡戀戀此身外物乎？趣出之，逮眷屬，既出，余復迷惑踈蹊，塔下余家所蓄之大黑犬，向稱警馴，至是銜余袍襟，外引，意蓋慮余殃及，乃與俱遁。一匪退，此犬仍守余家後，不知爲何人擊斃。及今猶懷念不置。一時砲彈鎗子橫飛，空際中庭，佇立慮遭不測，然東竄西奔，皇皇無措，亦究莫知其嚮。

余宅後有園。廣可三畝。天然土阜。圍繞半面。竹木果樹。列植成林。下有一池。以磚石砌成半月形。面積長約三丈。中心闊丈二尺。深及丈許。旁有石磴十三級。可以升降。其底舖以磚石。一平如砥。歷年瀦水清淺。蓄魚其中。藉供臨眺。是多久無雨雪。池水已涸。臘底曾僱傭出池之淤。中有方井一面。水尙盈盈。餘處均可駐足。時左右隣人已將牆垣毀去。逃匿其中。以窪下得避流彈。老稚男婦聚集多人。余當時慌亂窘蹙。計無所施。隨率家屬亦蜷伏於下。僅於屋內携出襪被數床。展墊池底。聊容坐臥。吁。是殆蒼蒼者。若預使余布置斯池。以備此日。多數難民棲流所也。

時匪徒四處縱火。無人施救。已成燎原之勢。故廬瓦屋四進。偏院茅屋六楹。頃刻舉爲灰燼。所有一切服飾器具。悉數爲祝融氏滌盪淨盡。家屬等

環坐池底相對歎歎正如隔岸觀火莫可如何而余斯時忽具達觀意謂大地山河佛氏且以爲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至今偶憶及之其他尙不足介懷惟余書室內珍儲先代手蹟與待刊之遺著並先世及余數十年搜羅之宋明槧圖籍古近人書畫鑒定既精收藏亦夥一刹羅間竟蕩焉泯焉統歸於無何有之鄉而悉不我有是則殊爲惓惓耳

西鄰劉君漢廷住宅僅延燒前進余後垣鄰涇縣會館尙完全未燬惟東西鄰墻垣均爲避難者撤毀四通八達變而爲通衢孔道相率避余池中者益衆共相壓迫涇縣會館後殿五楹頗宏廠亦有往避者時匪徒三五成群到處搜索初有兩匪各持槍械過余池畔環睇一周卽趨下向余索煙土銀元軍裝等件余答以避火在此一無所有一年約十五六歲之幼

匪勢頗兇悍。乃向余身畔搜檢。余由壽回六。已兩晝夜。衣未解帶。衣袋內右貯銀元兩元。左貯壽縣姑氏贈余川資拾元。原封未啓。並不記憶。尙未取出。忽被該幼匪盡數搜去。仍向余堅索以益之。舉鎗欲擊余。乃將衣履盡行解脫。抖擻至再。以示無物。兩匪始將銀元各分其半而去。幸白匪入城。始終僅向余需索一次。余尙漠然不知。存此意外之十餘元。以應付。倘屢來向索。索無以應。禍必及矣。此殆舅氏在天靈佑。令余歸不卽出此款。留余當日作買命錢者。後乃知匪徒初向人需索各物。意亦不奢。稍有所得。卽置不問。雖舉鎗相向。尙不及人卒之獻土。獻金一獻。再獻至三四獻。而仍不滿其所欲。竟遭鎗斃者。所在多有。甚有不與而得免。與而轉受彈者。雖人之遭際。有幸有不幸。匪之待遇。有良有不良。亦卽奸人實有以導。

之也。

池中一素不相識者。避余身後。私謂余曰。聞白狼軍令。有人民逃避者。槍斃。携什物者。槍斃。衣軍服者。槍斃。閉戶者。槍斃。衣皮裘者。槍斃。先生所著之皮袍。不若卽早除却。以免危險。余此時著一尋常布面老羊皮袍。以爲並不闊綽。又以天寒未忍。解去余母。乃向難民中。爲余假破洋布長衫一襲。促余易之。囑將皮袍疊坐於上。並令池中各婦女輩。將髻髮鬆散。更取灰土塗飾。滿面形同鬼蜮。未幾又有匪來自涇縣會館。聞其高唱河南梆子腔。大王爺登下了金鑾殿云云。尾聲極長。余母聞之。亟取被覆余。令勿聲息。余母僂居其前。余曲附其覆。不卜如何。忽該匪以足蹴余。復將被揭開。鼠目鷹準。狀頗獷悍。強拽余出。云去見老白狼。余母泣求曰。余僅此子。

尙抱病。乞勿帶往。懇之至再。始釋余。但將余坐下皮袍一襲。順手携去。又未幾。忽來三匪。一持指揮刀。一持馬地尼槍。一持小手鎗。其持刀者。由池畔躍下。逕撲余來。問余係何營業。余答以讀書人。而渠忽舉刀向余。頂上作項莊舞左旋右盤。呼曰。戮死你老禿頭。時余正默計全城擾亂如此。不知余命在何時。身歸何處。已置死生於度外。意極坦然。且以前見之匪。均垂有辮髮。獨此匪髮盡薙去。意謂汝云我係禿頭。而汝亦牛山之濯濯。諒類我者。未必傷我也。故仍席坐。頰首一笑。置之忽池上。一匪曰。幹嘎幹嘎。饒那老頭兒。罷喇該匪。遂拔刀與之俱去。至是匪徒憧憧往來。前後接踵。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男婦衣冠金銀飾物。雜御於身。軍裝種類亦不一。律其語言。大半河南魯山寶豐兩縣土音。中多幼童。尤其猛悍。此白匪入城。

余午前所遭之蹂躪也。

嗣思匪徒來前。惟余一人注意。殊不可解。彼以強硬來。余每思索種種方法對付。因應幾窮。意圖另覓匿所。乃越過涇縣會館牆缺。見其後殿。已有男婦多人避此。席地而坐。殿中供奉財神位。龕後一仄巷。兩旁有門。余默揣匿此巷內。嚴杜兩門。匪來當不甚注意。因卽側身而入。不料巷中已先匿二人。且黑暗莫辨。正摸索間。忽聞院中嘈雜聲。知又有匪來。竊聽殿中人云。已往兩廊樓上及戲臺上搜索去矣。余又思此巷內恐亦不免被匪來搜。不若仍雜坐人叢中。設不經意。或可避過。遂與先匿之二人俱出。乃該匪已在院中鎗擊看守會館之李姓子一人。又葉姓一人俱仆於地。彈傷未死。余時張皇失所。抽身不及。已爲該匪瞥見。呼曰。敲了他。又一匪呼

曰。隊官隊官當見其舉鎗擊余。余倏蒲伏在地。適一彈向余頭掠過。穿壁而去。該匪亦不察。果否。命中。嘎。他往。余是時。賊。暈。已。不。知。生。命。之。在。軀。殼。間。矣。猝。莫。能。興。伏。地。移。時。神。志。稍。清。始。起。避。入。人。叢。須。臾。又。有。數。匪。來。擄。殿。下。男。婦。多。人。聲。稱。當。往。任。炊。爨。縫。紉。各。職。務。有。不。願。去。者。但。見。其。舉。鎗。威。嚇。余。雖。雜。坐。其。中。竟。未。及。余。余。後。園。池。中。避。有。家。屬。及。多。數。難。民。均。始。終。未。被。擄。去。一。人。亦。云。幸。矣。

陰念頃間。混雜大叢中。群處勢衆。易於隱匿。得不爲匪所逼。今殿下難民。已爲匪擄去大半。寥落可數。何來障蔽。脫再遇悍匪。仍不獲免。因又變計。遂繞由殿旁偏門。竄入廢園中。知其園隅一水溝。深四五尺。沿溝老樹。槎枒荊棘。滿地。溝內枯葉亂鋪。厚及尺許。惟此處鄰余後垣。垣隅被人撒裂。

有岌岌欲傾之勢。人以爲危地而棄之。余甯不知巖墻險峻。然急不能擇。亦卽奮身躍下。藉地而臥。約兩時頃。無一人繼來。亦無一匪相擾。余心差安。時已暮。色蒼然。冥煙四合。余偶涉遐想。自念勞生強半。浩劫突經。不卜值茲殘夕。能否生度。明朝轉念人事。蜉蝣禍福。靡定。懊喪奚益。陡覺胸懷開朗。萬慮冰消。佛氏所謂無罣無礙。四禪不縛者。信有此境也。且以累日奔勞。無片刻之休憩。乃竟填此溝壑。中沉沉睡去。事後思之。亦趣事也。夕陰暝晦。寂寂凝寒。驀聞城頭鎗炮齊施。彈丸飛射。余矍然驚醒。一時王壽亭營長。路靖坤團長。率隊與白匪接戰。余念一人伏此溝內。家屬均在池中。歷時既久。其存其歿。兩不相知。因出園尋視。聞涇縣會館多人云。久不見匪來。想禦敵去矣。余始敢縱步越垣。見余母及妻孥輩。仍環坐池。

中無不色阻神癡憂戚萬狀其他坐者臥者俛而噓仰而歎者多無生氣入夜匪衆堵城登陴守禦極嚴紛拏鼓噪聲極震懼雉蝶列燃燈燭又積燎居民木質器具箕踞圍暖通城火光熊熊照耀如晝余屋餘燼仍炎炎上升煽赫達旦時雖嚴霜降天北風凜冽余家八口擁被三床不嫌其冷豈是夕熱焰蒸騰歟抑憂患中不自覺歟良用慨然

自來除夕不眠謂之守歲此風已古內地陰曆習慣改革以來多有仍循舊曆者是夕難民多戶陷此一池雖無藏鈎賭飲之歡差肖竹爆煖熱之舉所幸夜免匪擾家室暫獲團聚此外馳逐於鎗林彈雨中骨肉分離捐軀流血川原慘淡精魂無依者不知有幾何輩語云甯作太平犬無爲亂離人良然是歲癸丑歲除洵六安全城一絕大苦惱之紀念日也

無何。一年將盡。明星爛矣。無何。曉籌初展。旭日升矣。又無何。匪徒。至。侵陵。恣欲自快矣。其最危險者。則莫如此日。遇匪之奇特。先是匪衆與官軍。在城外有劇烈之戰爭。砲聲隆隆。不稍間斷。久之。忽聞鎗聲由遠而近。或鳴三兩響。卽止。意非交鋒之鎗聲可比。若搜擊潰隊者然。余心良慰。以爲匪退。而官軍。入。出。險。可。望。矣。少頃。有荷鎗者兩人。步余池畔。軍容尙肅。服裝亦較整。余以爲當係官軍。立詢二君何時入城。更欲續詢匪徒已否。盡數退出。此語。訥。訥。尙未出口。其一人卒然問曰。汝係何時來城。余告以年底由壽回城。又詢係何營幹。余曰。居家在此。卽指已燬之屋曰。此卽余家。被焚避入池內。更詰余何姓。亦以實告。其人瞠目曰。城內原豐錢莊。想係汝者。余曰。此余族人開設。歇業久矣。又曰。原豐家何以無人。余曰。伊家本

無多人想均逃出。旋厲聲曰：汝必係原豐店東。見其取鎗實彈，向余曰：去你的罷。孰料此二人仍係豫匪，知已誤會，急曰：原豐錢莊實與余無涉。唯余不信，還詢其他。時在池中避難者無一人敢答。余仍曰：余既非原豐店東，又與二君素無仇隙，卽鎗斃余何爲也？其舉鎗者若罔聞，將撥機關，眇準開擊，旁立之匪與之喃喃數語，細不可辨。隨將該鎗枝奪去，曰：偕走罷。偕走罷，兩匪乃相率離去。余始獲免。是時生死關頭，祇一間耳。微此匪阻，止則將受草繩一束，木板一塊之待遇而已。匪退後，城中餘存棺木無幾，收埋屍骸不敷。有僅用草繩木板摺昇掩埋者。時家屬等戰栗失色，輒相戒。余箝口，余亦自悔多言語。云：唯口興戎，詢不誣也。抑亦險矣。一城內原豐錢莊爲余瑞田族大父開設，族大父歿後，隨卽歇業。距今將及廿

年想該莊當日於河南茶客來六辦茶時，不無銀錢往來，兩匪舉止，若鏢客然，亦必係當日爲茶客保鏢，曾來六安，故問及該莊云。

不刻許，又有兩匪踵至，其一則反著灰鼠馬褂，項懸前清金珀朝珠，其一則頭戴前清紫貓大帽，形狀詭異，徐步而來，然均携有槍械，其戴大帽者，凝視余久之，忽曰：看你非他們一路人，實說你是噯人。余時噤斷，不敢復答。又指余長子曰：你是噯人。余母乃代答曰：余全家被祿逃，此一係余子，一係余孫，該匪且向余母曰：你老好福氣，旋入余宅，口稱找炮，找炮，踐蹴瓦礫，上四處搜察，良久，由大門而出。斯時，但聞隔牆隱隱有叱咤聲，撲楚聲，哀乞聲，旬聲，不知何來，悍匪演出幾何慘劇，殘害幾何生命，悲風遠遞，悚耳懾魄。

火爲四壁池爲家已兩日矣。余以其避此池中尙能與余母相依。妻子相守安忍舍去。卽不幸畢命於此無憾也。然余母慮余屢膺匪鋒。謂余聚此卒不克保。強令他避。余卽仍過涇縣會館。擬仍匿於該廢園溝內。較爲得計。詎意左鄰劉君漢庭父子避會館殿下。告余曰。適有兩人被匪由溝內搜出。捶擊百端。捉之俱去。李君道南之弟亦被擄。見李君兀坐殿隅。淚下不敢聲。未幾匪又由會館大門闖入矣。其大門內卽一戲臺。下有屋兩楹。黑暗不受日光。戚誼聶姓父子二人避其中。聶丹墀老先生年近八旬。本城耆儒也。收藏書籍頗富。均付焚如。時下體已被火灼。步履維艱。猶攜帶一小竹箱不去。手想貯有手錄著述。遽爲匪見。勒令開看。堅不允。先生兩耳重聽。與之譁辯不已。該匪怒欲開鎗轟擊。經看會館之李姓者代爲緩

頰乞憫。其老始免。匪乃折入廢園。搜索其他。余卽隨劉君漢庭向伊家奔避。顧伊後垣。僅推傾尺許。高不可攀。本有木橈在下。躡之始得越。時余追甚急。與之縱身。強竄而過。亦不知力之從何來也。劉君住宅。僅焚去大門一進。尙餘三進。所有貴重物品。亦被匪搜括殆盡。几榻器具。幸均存在。較余家一炬如洗。尙有霄壤之判。正皇圖遁。聞越牆聲相繼而來。亟躡足至其後院。積薪下。佝身潛伏。得安然避過。余自以爲匿此。當可無患。孰意又有匪引吭而歌。逕逼積薪旁。以杆撩其下。歛一動物。由上號躍而出。狸奴也。鼯鼠也。余俱不得而知之也。匪逐物去。余幸未被撞見。由是余條而涇縣會館。條而劉鄰。積薪下。條而余家池。中往來奔避。哆口全息。精力俱疲。最後尋至余家東偏院。是處房屋雖全燬去。而四壁未頽。院中砌有花

台一面。距牆隙可三尺。能容兩人。當見一人面熟而忘其姓氏者。已先避。余花台後。余卽蹲伏其旁。噤不敢聲。特此台體積不高長。弗及七尺。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余二人乃均拘手拳臥爲一裹。直至薄暮。竟無一匪來覓。乃相慶爲安樂窩。而不再他適。

寒暄薄影。黯淡幽涼。覩此殘破家園。迥非人境。余由花台後。逡巡走出。步入池中。余母等尙無恙。惟兩晝夜均未一進飲食。咸患口渴。而不覺其饑。群謂值此昏暮。匪徒必不再來。有欲出外覓食者。余一傭婦。知余厨下儲有食品。約衆趨往。拉枯摧朽於頽梁敗瓦中。得鹹肉一缸。其缸雖積壓。破裂肉則受火烘熟。避難多人紛來爭啖。苦無刀箸。信手亂撕。余略進些須。肉過炙。焦味絕苦。不能下咽。劉鄰有井。水較清潔。且喜其一切飲食器皿。

均完善無失。向其假用。汲水燃薪煮之。團聚就飲。若甘露。然深夜四週。火起。倍於作夕。近者遠者。不計其處。光如電灼。聲若雷轟。城外援兵來益衆。攻益力。機關鎗過山砲。繁響益烈。圍樹著彈。丁丁作響。匪衆負阻。窺窬。憑城拒敵。喧呼風緊。浪大如水。滸傳中之離奇。口號莫知所云。竊念該匪。倘再堅守久無去志。恐全城人民。卽不死於兵燹。亦必盡爲餓殍。慘絕。臯封。殆無。噍類。余是日受驚過度。時作昏憤。入夜則神已離舍。形若木癡。目前如見無數悍匪。舉鎗環立。以余作靶。蓋神經。督亂已甚。早失常度矣。黎明時。愁雲鬱陰。微雪一陣。颼颼送冷骨。震膚裂。家屬露寢。偃傍不溫。逮破曉。忽爾開霽。得便曝日焉。

是歲爲甲寅正月初二日。侵晨鎗聲寂然。知官軍已不攻城。退避必遠。時

雖有匪徒陸續過往而未嘗一來相擾者。且聲言不日出發安慶。直下長江。攻取南京。咸知其不戀戀於此。衆心稍定。猝聞隔牆喧呼曰。白大人有令。已將城內戲班傳齊。卽在涇縣會館開台演劇慶賀新年云云。至該會館內所有被難者。此時已驅逐一空。余家屬聞之。惶悚益甚。卽欲他避。然又不敢外出。亦莫能別覓樂土。祇得聽其自然。約午前九時。忽爾號鼓齊鳴。凱歌迭奏。雜以爆竹聲。喧達於耳膜。紛傳白狼已率全隊出南門去矣。又兩時許。果不見一匪到來。池中避難者各計議徙去。僅余一家在此。嗣知白匪確已退盡。心始帖然。乃敢扶持全眷躡級池上。念余家親屬八口。危履虎尾。邀天之佑。均獲保全。余母年踰六旬。春秋已高。差幸體素康強。雖驚憂累日。而盤坐斯池。未踰跬步。尙不覺其勞乏。余心頓爲之一慰。惟

余廬舍無一瓦之覆一茅之蓋。可以庇身。隔牆涇縣會館偏院。中有餘屋五楹。余家乃群就棲息。且喜几榻猶存。足供應用。坐臥得以自適。是時也。余恍如沉疴陡起重負。全釋矣。追憶髫齡體羸多患弱冠後。頽洞風塵無甯日。驅車長安。幾戕於盜風。驅渡蕪幾溺於江東。遊過滬。幾死於病。得慶更生者。忽忽間。年紀蹉跎。四十強矣。不卜茲日。又罹鉅難。存亡呼吸。卒獲免焉。胡蒼蒼者。危余若是之甚也。自問留此七尺殘軀。尙蝨人世間。竟作何用。耶。傷哉。傷哉。

當白狼拔隊出城。有往觀者。來述余前稱其軍律嚴整。幾若節制之師。且。不阻撓。旁觀之人。余聞之。冒險之心。忽熾。亦欲一往觀焉。余家屬等。尼之。偶伺間。余卽出涇縣會館大門。不數武。有一巷。卽能窺見。因駐立於是。時。

騎兵步隊間雜街衢。知大隊出城者爲數已不少矣。余所見者先係騎兵約二百餘人。繼係步隊亦約二百餘人。均荷有雜色軍械。所著服裝盡係擄掠華麗之皮衣。其中幼匪頗多。裝束尤屬奇異。外炮數尊。騾馬之有鞍韉者無幾。騎步隊各執有白布旗幟。多方上書扶漢軍白總司令李等等字樣。再後卽竹板木板百數十抬。兩人或四人舁之。或有傷匪臥其上。或堆積衣物包裹雜件。惟此負荷贓品之抬扛實居多數。兩旁均有步隊擁護。前後有大轎十餘乘。當係各首領在內。不知孰是白狼。嗣聞人云頭帶白狐皮帽。身著反毛皮袍。面長色黑。無鬚者是。當時相距尙遠。且余短於視。未能一審其態度。本城之被脅者均不予鎗械。徒手殿焉。且有該匪之騎步隊百餘人趨促前進。據余所見殆係尾隊。約尙有千數百人。傳言白

匪攻城時數達四五百人當不虛也。

余假住涇縣會館偏院中。時被火災者又空集於此。余家八口。雖踟處一室。然較池中則大有上下牀之別。劉鄰幸有積糧。乞米斗餘。藉供饘粥。更向負郭農家假得薪草數束。炊飯臥蓐。胥賴於此。時余與余母計議行止。余母主張仍避往鄉間佃農家。余意以爲當此大亂之後。城內紛擾。軍民兩政俱無。士紳家又破壞。達於極點。出任維持者現可決其無人。四鄉土寇久思蠢動。至是而聞風興起。乘隙縱橫。膽愈壯。勢愈熾。焉。余家雖被燬罄盡。毫無蓋藏。鄉人不知也。設避往佃農家。土寇利城戶之所有。強來掠人財物。余等既無以應付。勢必恣行橫暴。且鄉村孤僻。守望良難。恐尙不免有生命之虞。聞匪徒向西進。取余等不若。北向遠避壽邑。較爲得計。乃

一面遣人赴東南鄉知照佃農。一面寄書壽縣外家。乞妗氏專人來接。不日距城九十里韓城堰地方。方姓佃農。專小車三輛來接。時官軍齊集城外。拉差搬運軍火。佃農恇怯。未敢齊抵城下。因勸余母暫勿乘亂下鄉。而余母已決計出避。余不敢拂其意。乃命妻子女柅。隨又覓得舊僕二人。護送全眷步出南門外。至十里頭地方。甫乘小車。往該佃農家去矣。牽衣結隊。輕車就道。一身之外。蕭然無物。人生當此不幸。孰甚。余仍留城以覘動靜。藉待壽縣人來。再挈眷同往。

白匪出城後。步余故廬。環視一周。楮垣黔壁。無限蒼涼。徘徊久之。始出觀。察亂後景狀。計自祝司巷起點。余宅接連右鄰。直抵東門城下之百餘家。胥歸。烏有左鄰。縱至巷口六家。燬其半。橫至文家巷。延後鄰熊家臺百餘。

家全數焚完。惟涇縣會館獨存。出文盛街南至城門。北至棚場巷四百餘家。僅賸十之一二。東門大街商店百餘家。南起大通門。北抵倉房拐子。西北抵便儲門。三千二百餘家。以及西門城內繁盛市場之商號。延至城外西去河沿二里許永安橋止。北至便門外篋匠街沿河一帶。南齊一里許止。清官旗三千八百餘家。鱗次櫛比。悉成灰燼。北門內爲該匪駐紮之所。房宇完全者尙多。東西城門樓及城中央巍然矗立之鎮安樓亦被燬。公所如城隍廟。中學堂均巍煥壯麗。私第如和平巷同邑汪曉潭先生宅。余對門戚誼鳳陽何子祥先生宅亦皆重堂高廈。繡闥雕欄。晁家祠堂前進西門泰生香店屋宇且係前明中葉建築。達四百年。時則煙突火燎。殘缺破裂。餘焰未熄也。歷昆明之劫。火傷洛邑之廢。興一望焦原。曷勝愴惻。本

城無賴。忽又凶饑大熾。強向人家火場中搜括財物。郵局差某姓者。憤不能平。提刀彈壓。親見其手刃二人於鼓樓南腹。破腸流僵伏於地。無賴稍斂跡。若而人者。其亦朱家郭解之流亞歟。

所最傷心慘目者。莫如死難諸人。據最後調查所得計。城民死者千五百人。而軍隊不與焉。財產之損失。殆不可勝計。卽殘害生命。已若此之多。是不得不謂之一大慘劫也。出余門數武。卽見遺骸狼藉。曾充警隊東鄰李春林父子。西鄰徐君方君之屍。均在焉。孫家塘一帶。委屍成堆。焦頭爛額。洞腹穿胸。不一而足。此處爲馬幫統所率之軍隊。居多。中有其一刀傷遍體。頸血朱殷。諦視之。卽客紳舒城人黃君翥雲也。旁有十餘齡童屍一具。手足俱縛。一鋼錐貫穿其舌。血沫盈口。猶浸淫不已。死狀極酷。東城合肥

人劉君春浦門首。鄉團死者十餘人。其圻固始。吳君亦斃於道側。民團局左近。團勇捐軀者不計其數。棚場巷翁君月樓家。余族人。鼎臣遇害。於是東門大街。死傷數十人。余識一郵局。局差名興。喜者手足相枕。尸叢中堂子巷上下。積骸礙步。每有所驚。額破腦裂。無一完善。和平巷口。則見同鄉汪君鎮川。受彈於地。警局長英山人王君灼。齋書記段君。及一不相識者三人。並殞於黃家大街。旌德會館偏殿中。南門族祖瑞田先生之孫。婿同鄉汪君宿。艘由吉林。贅六不月餘。竟罹於難。族妹自經殉焉。南嶽廟前。族大母之遺屍。火焚其半。天主堂教士奚鳳鳴君。亦被戕害。西門大街。南門熊家台兩處。屍身纍纍。有被火灼者。穢臭薰蒸。觸人鼻觀。間有灌以煤油。覆以燃柴。衣履焚盡。不能蔽體。枯肢拳曲。張口裂眚。狀如魔怪。至可怖也。

北門外死亦數百人。多係路靖坤團長邱統領之兵隊。路團長亦於距城不里許之菜市灣陣亡。猿鶴沙蟲一軍悉化。至斷頭者血面者鎗擊未死。輾轉地上。手足猶動者。骨肉枕藉。面目模糊。彌望皆是。不能辨識。甚者落井投河。閉門焚縊之殘骸。檢查所得亦復不少。死難之家爲余所素識者。如朱君香亭。趙君元振。張君錫侯。向君伯平。朱君大銘。胡君小東。朱君修甫。楊君子俊。彙弟苗君情。陶之嬾。吳君竹溪之媳。趙君吉齋之女。蓋均在從事。成殮或昇棺掩瘞焉。據父老傳述。前清咸同間。髮逆捻匪竄擾。至十餘次。亦未有若是之糜爛吁可哀也。已及至黃昏。兒啼女號。男嗟婦泣。哀聲四達。山嶽爲崩。余亦自傷瑣尾流離。不無悲咽。

初四日午前。安慶馬師長聯甲率大兵入城。巡視一周。省督電委其副官

潁州人吳奉恩。署理六安縣知事。城內縣署。自前清光緒年間。被祿後。向租北門民房辦公。幸尙完好。亟將官廳草草成立。王壽亭營長亦率隊回城。彈壓地方。馬軍此番到六。建行營於東門外一帶。時探得白匪已渡過淝河。分五大隊向西南並列進行。集於五陟山之北。次日馬師長率隊尾襲之。巨炮聲聞數十里。連日不休。殷知事前任無爲人程知事天蓬。當日亦未離六。被匪擄去多日。幾遭殘害。中途計脫。回述曾面見白狼。年約四十六七歲。軀幹亦僅中人。好大言。多機心。卽對於部下亦然。駐城時每謂其部下曰。你們自由去罷。迨出城。則責其殘暴。諄諄不已。如長兄之訓弟。故其部下皆呼曰。大哥。聞其破城之策。係於月半前。卽先遣探入城。僞爲小販。雜居城中。四布白狼將至之謠。該日前站抵城。卽於城外縱火爲號。

夜半三時許。白狼率隊到來。亦未攻城。僅於南門外開鎗數響去之。他門亦如是。俾城民恐慌。間諜乃在城內乘勢縱火啓城迎之也。初二日該匪偵知各路軍隊齊集。匪中子彈無多不能堅守。否恐未必匆即去。出城之際揚言將東犯合肥縣城。至城外乃又折向來路而西。是亦彼聲東擊西。避實蹈虛之一法。黨羽中有所謂朱登稂。丁萬松。彭老四。李鴻賓。白瞎子。宋老年等。均號猛鷲。其部下大半曾經戰陣。不乏有軍事智識者。以故聲勢浩大。所向披靡。惟匪衆極畏王營長部下之劇烈戰鬥。多有生擒王狗子之說。該匪退走。蓋亦初一夜王軍一戰有以懲創之也。云云。

烽烟起伏。致無家戎馬。倉皇累日。不爨是時。余子身在城。寄食宿於戚友家。離遯孤蹤。一無定所。晚宿西鄰。劉君漢庭處居多。惟連宵無衾可展。

僅和衣一倚枕耳。十四日壽縣始氏。專人接余合家赴壽。杕唐中表亦同來慰問。是日又有白狼回竄之謠。風聲所播。草木皆兵。入夜城外鎗聲。倏起倏落。達旦不已。余與杕唐中表。均假西鄰劉君一席地。伴坐至曉。次晨有人報告。夜間城外鳴鎗。乃鄉民慶賀陰歷上元節也。余等亦不敢深信。且杕唐中表遠道相迓。設同處危城中。白匪再犯。不克出險。奈何因促之。卽日回壽。余亦分投鄉間。省視眷屬。午後恹懷。出南郭。慮周行梗。荊夾道而馳。惟雨後。灣淖錯趾。可躓。崇崗躑躅。再蹶再起。甚矣。憊擬卽投十七里半店。余戚晁姓之佃農家。借宿一宵。行不十里。日已灑晡。迷途惘惘。莫知所之。予荒原冷冽。刻骨箠籬。箠徑間窸窣有聲。森人毛髮。久之始達該處。其佃農等均遠避。兵荒匿於松林竹叢中。僅一中年婦。篝燈守門。幸識

余因止宿焉。倚枕反側。齟輔奇痛。又苦蹶蹶。不少交睫。深夜佃農等乃歸來。次早代余覓肩輿代步。午過孫家崗。憇於同鄉江君鵬軒家。留餐。聞余母前經該鎮時。有族尊某設肆於是。知余家避難過此。挽留至家。款餐極盛。世亂如此。一胍關懷。足可風也。逮抵韓城堰。方姓佃農家。已夕陽在山人影散亂矣。

時余母正焦急萬狀。立盼余來。蓋以佃農家距雙河僅五里之遙。該鎮轄三縣。五方雜處。良莠不齊。素易窩藏奸宄。至是亂機四逞。勢益恣橫。雖各素封家。糾集鄉團。巡徼防警。然殺人越貨之事。附近日有所聞。鄉人守望幾無。寧夕余等固空諸所有。而佃農談虎色變。一心以爲盜賊之將至。大有旦夕不保之虞。殆深恐波及也。每促余等他徙。幾下逐客之令。可知。

亂離時代。圖共患難者。洵不易得。嗣以該佃農家既不可久羈。旋與余母熟籌他適之策。惟該地距壽縣已及三百餘里。鄉間又難覓肩輿。設乘小車。每日不數十里。計須行六七日始得達。且恐道途多梗。若此去合肥縣。則僅一百二十里。並聞間道趕程。兩日可到。有自合來者。稱延途寧靖。因決計携眷避地合肥。時以旅費不名一錢。烏能首途。就佃農相商。託爲借貸。幸該佃農惟恐余等在此淹留不去。當晚卽代假川資若干元。並覓定小車四輛。得略備行李衣物數事。十八日不俟曙色。卽起先塋。在望展拜登程矣。余與余母及余妻兩子。三女。使女二。男僕一。合十一人。共車四輛。輪次行坐。中途尙無所苦。至次日薄暮。行抵合肥城下。逕投東門外吉安棧暫寓。以該主人葛老三爲余所素識也。

出虎狼之窟。穴慶鋒鏑之餘。生擬卽賃廡合肥。再作計較。不謂合城亦復人心風鶴。有土寇肇事之惡。耗城內居民紛紛買舟渡蕪。余等甫同宿鳥驚弦池魚脫網。忽又抱此恐懼觀念。眞所謂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亦卽買舟結陣離合。時河乾水淺。距城四十里之西口。蘆灘畢現。舟不克渡。土人用牛曳舟行淺灘上。約十里始達湖岸。風逆不得過。泊鐘廟之山脚下。入夜雷電交作。狂風驟雨。迅疾而來。以一葉扁舟震蕩於衝波激浪兼之蓬窗多隙如焚。道漏天淋漓不止。直無蔽身之處。合家衣履無不漬透。次日波駁雨滯。終不得行。又搖撼於湖中。一日夜諺所云屋漏又遭連夜雨。行船遍遇打頭風。時運乖蹇如是如是。第三日始渡過巢湖。狂濤亂沸。風力無憑。該舟掛帆斜駛。屢瀕於危。晚泊巢縣。次早搭小火輪將抵裕溪江口。

余方出眺江景。本立神遡。冥追默愾。忽又發現一可駭之事。蓋二小兒年甫十二齡。不解亂離之苦。立於船篷。慙跳亦如常時。驟然失足。落下。莫見縱影。且輪駛甚速。不稍留停。船客靡不喧呼。駭訝咸謂必葬魚腹。余亦以爲覆溺。江心惟有徒喚。奈何耳。庸詎知二小兒由船窗內滾落。他客房。船中少頃。忽自走出。安然無恙。而余等亦飽受虛驚。不淺矣。

輪舟抵燕。時已黃昏。投寓江口長安棧。次早往同豐碾米公司。族大父壁堂先生爲該公司總經理。亦寄寓六安。住屋同時被焚。正深焦慮。詢悉燕湖地面。近亦有不靖之象。並探得旅燕親族戚友。大都避往上海。余初抵燕。不卜又有何等變亂。仍弗敢留。幸長江各埠。較內地交通便利。余擬先隻身搭輪赴滬。以滬上信息靈通。藉可一探大局之安危。再定去就。族大

父戴峯先生。旅居合肥有年。殊鄉異井。向不相識。時同客邸。談係遠族。知將携眷避滬。慮余囊橐無多。一力擔任籌措。資斧意甚隆。余婉辭之。特是歧途邂逅。憫念塵末。情極可感。余住蕪兩日。卽搭輪赴滬。抵岸後。訪晤親友。咸勸余家移滬。較爲安適。晚趨下海浦。得晤宋廷族姪孫。一係辛亥秋解湖北荊門州任避滬者。一向述六安受難情狀。亦深爲歎息。並云。近聞滬紳常州盛杏蓀先生。正籌辦各省革命時代之兵荒急賑。集有的款十萬元。刻放賑者。尙未出發。囑余急撰一報告書。可代六安災黎懇爲移賑。六災若干。或可原情分撥。但慮爲期太迫。遲恐不及。時已夜分。二時許。余聞之。爰抽筆卽就。渠處撰稿。宋廷居所地極偏僻。且當日北風大作。余僅薄棉蔽體。夜寒侵骨。冷不可支。握管樓頭。手爲僵。偏宋廷乃解皮袍一襲。

衣余范叔單寒頓形溫暖欣慰無已匆促將報告書草繕竣事而東方既白矣書稿附后

謹報告者某籍隸旌德寄居六安此番豫匪擾六某適踰伏城中目擊身受慘酷萬端轉徙流離始達滬濱日來喘息甫定羸將六安失守顛末謹濡筆爲我

諸大善士
同鄉諸公

約略述之六安西鄉金家寨一帶萬山重疊毘連豫鄂自去年陰歷十二月中旬卽有豫匪繞竄之耗二十三日駐六巡防營王營長傅祿率隊防堵二十六日夜六安縣知事殷葆森聞王營長陣亡之謠棄城夜遁闔城居民均在睡鄉不知底蘊凝曉忽鎗聲四起探悉衛隊將獄犯釋出搶掠縣署錢漕契稅各款旋復分途徧掠城內

外各商號住戶。闔城精華。十去三四。比時居民。始悉城內無主。倉皇出走。二十七日。上午。王營長傳祿。忽率隊回城。人心稍定。據王營長回述。匪鋒甚銳。戰敗退城。當電請大兵協剿。二十九日。上午。馬統領一軍來援。駐紮城內。擬次日出發。當時居民見大兵駐城。有恃無恐。所有二十七日逃避下鄉者。已大都於是晚。又絡繹回城矣。某之眷屬亦然。是夜二鼓。西門外大火。延燒至數十家。不意三十日黎明。而豫匪多人。已在城下攻擊。火光亘天。炮彈如雨。與城內客兵鄉團巡防警隊。巷戰約兩小時之久。馬統領王營長兩軍。亦勢不能支。乃奪北門出走。匪竟佔據全城。縱火焚掠。越日不休。某之廬舍。卽被波及。琴書劍履。盡付劫灰。幸某舍後小有園林。並有月池一面。水已乾涸。

急率眷藏匿其間。露宿風餐。經兩晝夜。雖屢遇悍匪。開鎗轟擊。叨庇未中要害。得保殘生。至陰歷正月二日午。後該匪等乃相率呼嘯而去。某當時驚魂甫定。始敢循徑出視。及至街心。見屍橫徧地。血跡糝糊。瓦礫堆場。道途莫辨。西北門一帶。本爲商務繁盛之區。縱橫二里許。盡成焦土。東南兩門屋宇。僅賸十之二三。惟北門臨城數十家。幸獲瓦全。然亦劫奪淨盡矣。本城商學各界知名之士。死者數十人。平民死者千餘人。警隊全體覆沒。民團死百餘人。各軍隊亦死千數百人。被擄者現尙不下存亡。其他落井投河閉門焚縊之屍身。不知凡幾。父子乖違。妻孥離散。哭聲振耳。達旦不休。某家雖片瓦無存。凍餒連日。闔家老幼。尙獲保全。卽於匪退後。挈眷至佃莊投住數日。而四

鄉匪徒。復乘間蜂起。乃轉徙合肥。至合後。亦復謠譟紛騰。驚駭之餘。草木皆兵。不得已。又渡江至蕪。某子身來滬。投訪親識。縱全生命。無家可歸。惟是六安頻年凶歉。滿目瘡痍。重以匪氛蹂躪益甚。刻下城內居民。家室蕩然。嗷嗷待斃。既棲身之靡所。更待食之孔殷。除將該縣匪亂詳情。報告上海^{同鄉}會允籌急賑外。因思

諸大善士。爾等爲國。同鄉諸公。桑梓關懷。

痾瘵在抱。伏懇憫念。六安被難慘狀。協籌鉅款。匯寄災區。遴派妥員。從速賑濟。庶幾澤溥覃及。子遺免饑溺之凶。人慶更生。大早慰雲霓之望。某謹代六安全城災黎。馨香頂祝焉。

右報告書分繕兩份。次早遞一分於上海紅十字會。蒙會長沈仲禮。盛杏蓀兩先生允許分撥賑款。遞一份於旅滬全皖同鄉會。蒙會長余壽平年

伯徐君積餘陳君邵吾暨同鄉諸先生允代籌賑法公堂職員戚誼聶榕鄉先生亦六安人允由會審公廨罰款項下撥給千元彙寄合共湊集二萬元儘數匯至六安並經紅十字會同鄉會分派安人前往災區散放余卽在滬便將日用器具向諸戚族家分借齊備賃屋一所折回蕪湖泰安棧接余眷屬搭招商局江寬輪船於二月初三日抵滬矣移家之夕作詩兩章以自解曰

歲闌狐鼠遍蒿萊。烈炬燒殘萬劫開。趙禮間關刀上赦。杜陵艱苦賦叢來。身丁亂世貧猶福。人到中年志已灰。是年余四十初度留得餘生走滄海。東風一笑快銜杯。

地棘天荆萬壑陰。桃源競向海濱尋。劫餘書劍凋殘盡。客裏鶯花感

慨深瑣瑣。商量衣食住。茫茫揣測去來。今高堂漫代傷。流落席帽蕭然。不廢吟。

上述事實。皆余個人身所親歷。目所親覩。據事直書。不增飾一語。亦不計及文之工拙。後之覽者。權作白頭宮女。談天寶遺事。桃花源中人。重語秦亂。卽目爲一種流離小說。於茶餘飯罷。偶一披閱。以遣興焉。可耳。倘讀之而憫亂離之苦。興世變之憂者。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余將把晤於殘編斷簡中。相與之悲歌當泣也。已是爲之記。



白狼擾蓼記書後

嗟呼。吾人顛沛流離。以及死亡。疾苦自達者。觀之鮮不曰。有數在要之切。膚之痛噬臍之患。非身當其境。則不知其苦。有令人不能忍受者。亂離時。饑寒奔走。無論矣。倏爾刃加於頸。倏爾鎗準諸腹。縱有能力。無從施展。計惟置死生於度外。以聽之螻蟻。尙且貪生。豈含生負氣者。而反作此痴想耶。然亦萬不得已之極思也。殆事過境遷。回想危疑驚懼之事。亦不知爾時。何以得脫真耶。幻耶。卽撫衷自問。亦覺迷離愉快矣。憶余妻孥於辛亥八月武昌出走時。余在荊門。郵電不通。意謂妻孥定遭慘劫。且余斯時公私交迫。百感叢集。真有不願人世之想。如是者。將匝月。後有不知名姓者。發一電告余。家屬赴滬。余讀此電。愁腸又復提起。蓋死則已矣。生則又當

如何。隨將經手事理訖。匆匆赴漢。適武漢交鋒。礮彈隔江互擊。不能渡江。一偵音信。繼念既然家屬赴滬。不如下駛。及抵申。始悉妻孥經內弟孫君鶴儕安頓完好。余心始釋。次春余赴鄂。始將書籍服物取出。然據妻孥云。當時出走時。搭江寬輪船。幾無一插足地。忍飢五日。甫抵滬。亦云苦矣。惜妻孥所受之苦。不能筆述。余縱思代述。亦莫能詳。今讀族大父咎予白狼擾蓼記。諸色慘狀。皆係歷歷身親之事。有觸余在鄂出走之苦。故略爲叙述。竊願讀斯記者。當與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諸書參看。慎勿以尋常小說讀之。徒以解睡魔也。甲寅冬初姪孫美璟頌廷甫謹識。

狼禍述聞

狼燄燎原。毒痛寰宇。西北數千里。幾無完土。至可悲也。近據報章所刊。友朋所述。白狼之起。迄捃撫成篇。名曰狼禍述聞。附存於擾蓼記后。嗟乎。滄海橫流。人如粟渺。江河日下。世等萍浮。瘋亂興。詩詎備。輜軒所採。有聞必錄。庶補里乘之遺歟。咎予識。

自來流寇之起。以狼爲符號者。於明季有三。所謂獨行狼（神一元不沾泥。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爲一系。）邢紅狼（老狗。狗。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閻王虎。滿天星。破甲錐。上天龍。過天星。蝎子塊。混世王。邢紅狼。爲一系。）大紅狼（宜州賊。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爲一系。）是也。嘯聚於陝晉伊洛諸山間。當時爲官軍困迫。不旋踵而卽撲。

滅自民國以還。又有所謂白狼者出現。精悍。猛鷲。橫行中原。跨越州郡。至六省之廣。玩延時日。至年餘之久。號召黨羽。至數萬之衆。蹤蹟所至。城市煨燼。論者謂寇禍之烈。未有甚於此者。吁。詎非民國開國史中一大紀念耶。

白狼人格及歷史。道聽塗說。紛傳不一。或謂白狼姓白。名朗齋。河南汝陽人。或謂白姓。永丞其名。或謂姓馮。或謂姓李。或謂姓蕭。或謂白狼姓白。名琅。人誤稱爲白狼。或謂河南陸軍小學畢業生。或謂曾在鄭州爲小官。或謂爲故六鎮吳祿貞部下。或謂在謝寶勝總戎前充戈什。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據日本報紙調查登載者。則稱白狼本未受高等教育。亦無深奧之經驗。河南魯山縣人。寄居嵩山之麓。年在四十左右。十八歲時。曾充河南

巡防隊兵士。習鎗砲及操縱之法。雖目不識丁。而膽略頗壯。約二三年間。私自脫逃。遂爲江湖會頭目之一。江湖會會規。煙酒賭博。懸爲厲禁。白狼亦能遵守勿犯。體格肥大。膂力兼人。二十二歲時。部下已有數百人之衆。據魯山縣屬一山寨爲根據地。武斷鄉曲。跋扈難制。人因稱之曰白狼。自中州大挾王天縱投効政府之後。撤銷豫西都督。進秩中將。一時白狼部下。羣以爲榮。而白狼之野心勃勃。亦思一逞。逐鹿中原。時值共和告成。裁汰軍隊。白狼乃派部下。招集被裁之兵士。購置軍械。組織大隊。又以豫省連年荒旱。民生凋敝。鋌而走險者日益衆。於是烏合景從。聞風歸附。而狼之焰以熾。狼之禍遂奮然起矣。

狼之起點。首攻禹州。守備兵士棄械而逃。白狼乃入城焚掠。獲鎗枝三百。

財物無算。綱載大車二百輛。凱旋魯山山寨。自此白狼聲勢。振動豫西。綠林附和者。驟達二千人。乃又出攻南陽府城。旋侵唐縣。泌陽。桐柏諸縣。南入鄂境之隨州。豫鄂合兵進勦。無功。白狼因又於桐柏山中。屯兵築寨。爲第二根據地。計畫既定。再陷鄂境之棗陽。飽掠颺去。轉入南陽。南陽鎮守使不能禦。部下大半降之。

豫西雲擾。市井爲墟。白狼忽東向。劫掠各屬。與官軍戰於新安。官軍大敗。白狼至正陽縣。聞有備。乃犯羅山縣。知事韓世琛。幫審員張式曾。率隊抵敵。白狼未敢逼近。分三隊竄光山。沿途村廬。盡成焦土。光山既陷。乃破潢川（卽前光州）兩處所獲鎗械財帛頗夥。狼頗注意於頂城。豫督張鎮芳防範甚嚴。乃改道攻固始。固紳陽爲歡迎。冀免殘殺。而白狼則乘勢攻商

城。戕知事。燬市廛。據城三日。呼嘯而東。

狼匪中最稱强悍者。爲宋老年李鴻賓兩股。白狼犯新安後。乃分其黨爲數股。凡所蹂躪。光潢商固間者。多係宋李兩股之所爲。李宋意欲破壞鐵路。中爲官軍所扼守。乃轉破息縣。復犯羅山。趙軍使倜之援軍至。追剿環攻。而匪勢乃漸不支。是役也。聞悍匪李鴻賓督隊酣戰。猛勇異常。因身受重傷。潰退山麓間。

白狼以奪掠爲目的。初不佔領城池。東竄西奔。避實襲虛。豫南諸城。旣已連陷。財物俱空。匪無所戀。乃分道出皖鄂。侵入皖屬之六安霍山英山。鄂屬之羅田麻城黃安一帶。而尤以陷六安爲最慘酷。六安介皖豫間。爲一大邑。物產豐盈。素稱富庶。且屆年關。貨財畢集。故蹂躪獨甚。據六安城兩

日夜。白狼偵知各路官軍齊至。匪中子彈無多。遂搬運財物。輪回巢穴。而白狼乃率隊竄入六安西山金山寨。又分股擾霍山英山各縣。始出皖境。盤踞於固始商城潢川中間之武廟集。桃樹岑。李家山。鄆家集附近。

皖督倪嗣冲。長江巡閱使張勳。出師會剿。各軍萃集於各領域之交界地點。總司令王占元。駐兵三營於光州。計畫兜剿之策。以期一鼓而蕩平之。不謂白狼乃作欲取先與之計。以近地附和之盜匪。裹脅之鄉民。令驅前敵。逼攻光州。總司令遣隊迎敵。初爲匪困。力戰得脫。率乃敗之。是役連戰兩日。斃匪甚衆。而白狼則率其精練之勁旅五百人。向西而逃。餘黨分竄各處。白狼既經此挫。會合餘燼。竭其全力。以冀乘官軍不備。撲路車防營。佔南北咽喉。勢雄計毒。無逾於此。距信陽上五十里橫擎山地方。僅小

村落。該處通武勝關。關角捷徑。匪探多名。於是地或着長衫。扮作行人。或草屨破衣。假作附近村民。密探官軍駐紮地點。當被第三師五團察覺。嚴爲設備。報知後路江南軍。及鎮守機關鎗隊。準備堵剿。乃於夤夜向左翼山岩衝出。遇匪數百。迎頭痛剿。匪猶死力抗拒。以野砲二尊。騎步兩營。包抄之。匪忽突衝京漢鐵路而北。雖其勢窮力竭。然猶日夜奔竄。行二百餘里。有俄人飛行家谷斯塔奇。隨匪一股。在後偵察。爲匪所知。乃散匿山林間。飛機旋受傷不可用。其時匪勢窮蹙。零星漫散。有謂白狼已改裝。雜入羣匪步行。逃回老巢者。

其李鴻賓一股。約二千人。由信陽柳林西竄鄂屬應山。麻烟市。至霍家店。取道德安。入隨州境。至安居鎮。萬家店。抵厲山鎮。是時當地防軍。恐匪竄

大江盡移屯羅田。麻城、黃安各縣。故白匪橫衝直搗。如入無人之境。匪由厲山攻隨州時。夤夜間。官民均各執紅燈。登城守衛。匪見燈火萬千。照耀如晝。疑有大兵駐城。遂不敢進逼。

宋老年一股。率匪三千人。直逼老河口。附近盜匪。胥受煽動。光化縣某知事。及各印官。聞警悉逃。匪得橫肆荼毒。任其所爲。傷外國教士薩某。殺西醫費某。居民被害者千餘人。是至奸擄焚掠。無所不至。該處商務向稱繁盛。百貨雲集。爲之一空。殘黎星散。人煙幾絕。是役匪得機關鎗四尊。子彈數十萬顆。大隊護送。向河南鄧州而去。

狼匪中分搶掠隊。商隊偵探隊名目。搶掠隊專事劫奪。偵探隊除調查各處軍情外。且組織一乞丐團。人稱之爲化匪。專訪查富家之虛實。然後傳

達搶掠隊。設遇官軍守衛。特派正匪對付官軍。以便乘隙剽竊。至於商隊。則扮作商人。聯絡商界。將贓品兜售。大股狼匪。既在老河口肆行騷擾。遂北竄李官橋。抵淅川。乘夜撲城。砲火夾攻劇烈。守兵漸不支。文統領德階。李知事。及地方紳耆。痛哭演說。歷述白狼陷城之慘狀。統領又親出督戰。奮勇當先。一時軍心民氣。爲之壯盛。會大雪。匪向西北敗竄。至荊紫關。田統領作霖所部前路巡防營。堅扼是關。郭營長執才戰敗。該關一商賈輻輳。富庶之區。乃竟遭陷落。匪據關焚掠三日。又率所有大隊入陝。據商南縣。驅龍駒寨。官軍遇匪披靡。匪又攻陷商縣（卽前商州）。

斯時陝督張鳳翽。親率重兵駐節藍田縣。分兵防剿。匪乃直馳西南四川邊界。張督飭陳旅長殿卿。李團長必勝。率四營由藍關向黑山進討。令騎

兵張營長建有。率隊經孝義。向鎮安夾攻。陝西民政長宋聯奎。合辦軍務。專意守城。政府以西安爲西北重地。特命趙倜兼辦陝省軍務。密令川兵防漢中。令山西閻錫山都督扼守晉南要隘。分兵赴潼關一帶。聯合秦兵會剿。甘肅駐重兵於乾鳳之西。更派陸建章爲剿匪總司令。統一事權。當時各路官軍所設防。莫不旣周且備。

不謂匪探密布。聲東擊西。玩官軍於股掌。時又分股爲三。一攻藍關。一攻孝義。一攻漢中。牽制官軍。不暇兼顧。白狼親率悍匪。趨西南。進窺巴蜀。於是踰秦嶺大峪口。與秦軍鏖戰。陷鄠縣。蓋屋扶風。至武功。匪首未叛時。曾任軍需。以故與武功知事善。至是索三萬金。允不進城。知事竭力搜括五百金。予之。乃竄醴泉。旅長陳伯生駐重兵城內外。匪乃繞攻乾縣。卽乾

州)破之。旋竄永壽。分股攻長武。陳旅長進兵至永壽向邠縣(即邠州)佔據邠南十五里之高原。官軍不滿三千。匪衆萬餘。陳旅長陳說利害。士氣大振。酣戰兩晝夜。奪獲戰利品無算。匪勢大挫。乃紛紛竄走。

匪伏邠屬西南山谷中。官軍無所見。乘其無備。大襲之。官軍退走。乃掠麟游。焚岐山。時趙軍使倜所統之豫軍。正向西南乾縣進發。逼近鳳翔。逮趙軍抵鳳翔。匪忽西陷汧陽。破隴縣。乃尾襲之。匪又逃入固關山中。趙軍四面抄剿。是夜軍使趙倜因登山督戰。墮深澗間。牽於林木。傷左股。與匪戰。大獲勝利。擒匪首徐昂一名。擊斃匪千八百人。匪復收合餘燼。奔竄隴西。趙軍追襲之。由通渭至馬營。所過村落。廬舍人物。蕩焉無存。不惟人不得食。飲馬之水俱無。凡有水井之處。匪徒填屍其中。趙軍雖勞頓。然尙窮追

不已。匪間道竄秦州。統帶馬國仁禦匪於距城四十里之侯家橋。以衆寡不敵。軍潰城陷。馬亦陣亡。逮趙軍追及。匪又拔隊遠颺矣。

白狼既陷秦州。所得軍械益夥。又連合本地刀匪。勢復振。乃據徽縣。出沒於白水江附近。意由略陽竄蜀。經蜀軍彭司令先烈。張團長穎。彭團長澤。余團長昂。兼程赴略。迎擊之。匪走階文。擬由碧劍入蜀。復經蜀軍由甘屬之碧口赴階圍剿。匪不得逞。匪先鋒乘岷州無備。陷之。白狼大隊二萬人繼至。旋擾洮州。恣意肆掠。轉向狄道。襲蘭州。趙軍使率隊至。匪又折而東竄。甫經漳縣。更爲焦大聚軍隊猛擊。大受創夷。匪犯伏羌。知事徐兆藩。激厲民團堅守。建威軍步隊楊管帶世培。率隊迎擊。戰一晝夜。斃匪數百。沿路竄逸者。節經秦軍截擊。匪勢已衰。

自是紛傳白狼擊斃。或謂左脇已受重傷。又謂白狼被回婦用木杆擊落。下牙一個。下嘴脣偏左。傷一小豁。但匪雖受挫。仍渡渭水。（卽清水河）據秦安。至陝之寶雞山口。與官軍接戰。高團長彩鳳陣亡。適趙軍使援軍馳至。始解圍。匪乘勢搗西安。距城僅數十里。陸督辦建章督隊出防。趙軍使倜。張旅長聯陞。追匪會剿。肅政使王瑚。以官軍進剿不力。養寇禍民。劾建章等。政府褫建章職。仍留營効力。嗣令陸建章署陝督。專事征討白匪。是時羣匪竄入終南山子午谷一帶。又有入川趨鄂撲汴之勢。官軍雖節節尾追。匪踪飄忽無常。回竄維南荊紫關。圖旋豫南。抵豫陝交界之富水關。劉統領鎮華等率隊夾擊。匪大潰。其一股由龍駒寨荊紫關之間。取水道遵丹江而下。沿江船隻。悉被擄佔。遇駐紮南陽吳慶桐之軍隊襲之。匪逃。

西坪。白狼則率其衛隊向馬山口而去。繞道以達南召。遂返魯山寶豐間。倡亂之老巢。張師長錫元。任團長耀武。田統領作霖。呂營長超羣。成旅長渝魯。王營長汝賢等。分路兜剿。不遺餘力。而白匪乃潰敗殆盡。不復敢與官軍抗。

當時捕獲永城縣人匪夥朱勤明。供稱白狼在西省敗後。實受傷。拋去大砲四尊。鎗枝無算。領杆者分股四散。孫玉章由西坪赴鄧州。張其雲。尹老婆。及李鴻賓之弟一幫子。相繼赴鄧。宋老年領一千餘人。往魯山娘娘山而去。吳瞎子。彭老年。韓發魁。胡殿合。與白狼砲隊官杆子頭魯慶安。結合。攻破洪莊高莊兩寨。遇軍隊於高皇廟。戰敗。白狼一杆八十餘人。逃到大營東張莊。匿其親戚某姓家。後不知踪蹟。旋據河南趙軍使。電達政府。

稱白匪迭被懲創。勢窮力絀。渠魁李鴻賓、白瞎子等。多已殲除。匪首白狼。宋老年。已懸重賞嚴捕。又據劉統領鎮華電稱。接到張分統治功急報云。三營副官靳敬民。隊官王景元。正目楊逢周等。勾通白匪。心腹姬占盈。石榮貴。混入匪夥。探得白狼在營北石莊盤踞。僅帶隨身二十餘人。分統當卽率兵圍剿。靳副官等乘兵匪交戰時。突將白狼擊斃。餘匪經副官張漢鼎、隊官楊炳山、朱東岳等。激戰四潰。白狼首級。現已取下。呈驗等因。嗣因呈報失實。趙軍使倜又電稱。政府白狼斃命情形。確係田作霖、張敬堯、牛桂林、劉寶善等。先後在三山寨圍剿。白匪傷重斃命。匪黨移屍掩匿石莊附近。張治功適在該處搜勦。查獲呈報等情。復據河南田將軍文烈軍使趙倜。連稱白狼授首。餘匪投誠。地方漸就救平。政府以各將士任命宣勞。

論功行賞。殊賚優加。而世所稱窮凶極惡之狼禍。始從此肅清矣。
夫白狼特里巷市井之一雄耳。攘臂一呼。崛起隴畝。其幸而但覬財富殷。
闐之區。屠戮焚掠。逞快一時。初無政治上之思想。據城略地。以自固有不
爲唐之王芝。仙黃巢。明之李自成。張獻忠。馴致亡國之續者。幾希語云。涓
涓不塞。流爲江河。又曰。巨浸可以稽天。狼禍蔓延。莫可嚮邇。政府興師糜
餉。久乃廓清。功雖偉事云勞矣。然自來流寇之起。亦未有不原於社會之
生計與政治之趨勢。醞釀以成之。是在謀國者當防患於未然。而勿事誤
於所忽也可。

民國五年四月出版

白狼擾夢記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呂 笈 予



印刷者 民友社印刷所

上海愛文義路五十五號

分售處 各大書坊

6
106521

10. 1